

「台灣」慕容美 著

天殺星

(四)



天殺星

顏家龍題



〔台湾〕慕容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天 杀 星 (四)

慕容美著

责任编辑：李渔村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199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25 插页：2

字数：197,000 印数：1—15,000

ISBN7 - 5404 - 1061 - 2

I · 852 定价：5.00元

天殺星

第四集目次

第三十四章	死士小组	967
第三十五章	野马八式	999
第三十六章	神秘艳窟	1024
第三十七章	万花总管	1052
第三十八章	亥组长老	1082
第三十九章	蔡大烟杆	1106
第四十章	互逞心机	1133
第四十一章	棋高一着	1157
第四十二章	勾心斗角	1184
第四十三章	河清海偃	1220

第三十四章 死士小组

没有事泡泡茶楼，实在是一件很惬意的事。

但申无害并不惬意。

因为他没有选择。一个人被指定了去做某一件事，而又明知费尽力气也无效果可言，若想仍能保持心情愉快，实在不太容易。

同时，茶楼又不比其他商店，你不能像走进其他商店那样，随便挑几件东西，买好了付钱就走。

你泡好了茶，就得坐下来，哪怕坐下来打打盹也好，坐得住得坐，坐不住也得坐。

所以，昨天整整一个下午，他只走了两处地方。城里像样一点的茶楼，一共有八家，他今天走进来的这家清风楼是第三家。他泡过茶，坐下来，便开始他的例行工作：等待。

等待过去一段时间，再换另一家。

今天，他连想也懒得想了。

该想的一些事，他昨天都已想过，而且想了不只一遍。最后，他得出的结论是：他如今恰似一头陷在泥沼中的大熊，空有一身蛮力，却不知如何施展。

他可以动，因为他还很自由。

他也想动，因为他不能坐以待毙。

但他只要动一动，他无疑就会陷得更深，灭顶得更快。

他没有想到会在无意中发现这个万应教。

起初他以为这是自己的运气好。

如非他及时发现了这个神秘而可怕的组织，一旦等巫瞎子的那道网慢慢收拢，届时就有得他受的了。

可是，现在呢？

现在他才发现，他的运气实际上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好。

他忘了如意嫂那女人还活在这个人世上。

这女人活着一天，永远是男人的麻烦，而又以带给他的麻烦特别多。

今天的天气总算还不错。

他轻轻叹了口气，在桌上放下几枚青钱，一边缓缓站起身来，他希望出去到阳光下走走。

他也希望下一家茶楼的茶叶好一点。

不过，他马上发觉他走的不是时候，他刚刚转过身去，便看到一个人正向他这边走来，一个他想不到会在这个地方碰上的人。

来的赫然竟是血掌马骥。

申无害一直不知道一个人被别人像欣赏古董似的，死命盯住不放，是股什么滋味。他只能凭想象猜想，那种滋味一定不怎么好受。

如今他才知道，这种被人死盯住不放的滋味，实在比他想象的要难受得多。

血掌马骥盯着他瞧，就像在欣赏一件古董，隔了很久很

久，才好像突然认出了他是谁似的，微笑着缓缓说道：“张兄没想到我也会跑来这儿吧？”

申无害点点头道：“是的，小弟的确很感意外，如果马兄迟来一步，小弟就要到南大街的阳春阁去了。”

马骐微笑道：“如果这里碰不着，我也会赶去的。”

申无害不觉一怔，道：“马兄有事找我？”

马骐敛起了笑容，点头道：“是的，我有点事，想跟张兄私下谈谈。”

他端起茶壶，喝了一口，慢吞吞的接着说道：“关于我们这个死士小组的情形，我想巫老大昨天向你们说得一定不够详细。”

申无害点点头，他承认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

马骐道：“我想他一定没有告诉你们，他还有三个月，就要升为长老。”

申无害道：“你是指巫老大？”

马骐道：“是的。”

申无害道：“这一点他昨天的确没有提起。”

马骐道：“我想他也一定没有告诉你们，一旦他升为长老之后，一线天仇天成就会成为这个小组的领导人。”

申无害扬扬眉尖，露出一脸疑问之色，他希望这是对方欢喜看到的一种反应。

马骐道：“在我们这个小组里，论资质和声望，除了这个姓仇的，便是我马某人。”

申无害渐渐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这厮显然想拉拢他和粉楼怪客，以便结成一股力量，好跟那个一线天作对！

但是，他马上就发觉他猜错了。

事情比这要严重得多。马骐忽然沉下脸来道：“这个姓仇的气焰凌人，如果当了本组的领导人，别人感想如何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马某人第一个就无法忍受。”

申无害皱眉道：“可是——”

马骐道：“这件事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

申无害道：“什么办法？”

马骐道：“我知道这个家伙一个月之中，差不多有二十天以上，都歇宿在一个叫白寡妇的女人那里。”

申无害愕然道：“难道……马兄，竟……竟……打算干掉这厮？”

马骐道：“是的！只是我不想亲自动手。”

申无害道：“那么由谁动手？”

马骐道：“你！”

申无害呆了一下，道：“我？”

马骐道：“不错！”

申无害道：“为什么要我动手？”

马骐道：“因为这对我比较安全。”

申无害道：“对我呢？”

马骐道：“对你也比较安全。”

申无害叹了口气，道：“可惜我们喝的是茶，如果喝的是酒，这件事看起来就比较容易解释得多了。”

马骐道：“因为你目前的处境，本来就不安全，如果你拒绝了，就会变得更不安全。”

申无害慢慢抬起头来道：“巫老大知不知道这件事？”

马骐道：“不知道。”

申无害道：“全是你马兄一个人的主意？”

马骐道：“是的。”

申无害道：“而你马兄也认定小弟我有能力，于神不知鬼不觉中，就能干掉这个姓仇的？”

马骐道：“我没听说天杀星干这种事情失过手。”

申无害道：“天杀星？”

马骐没有开口。他的眼光很明白的表示：这是一句废话！

申无害忽然笑了起来道：“我实在没有想到马兄为人竟是如此风趣，笑话说到这种程度，居然能忍住不笑出来……”

马骐冷冷截口道：“我这个人什么都懂，就是不懂风趣，你昨天第一眼看到我时，便该看出我不是一个风趣的人！”

申无害仍笑着道：“你马兄既认定我就是那位什么天杀星，为何还不动手？”

马骐道：“动手没有好处。”

申无害微笑道：“为了那五万两银子啊！”

马骐道：“那不是我的银子。”

他冷冷地接着又道：“同时我也有自知之明。”

申无害笑道：“动不了？”

马骐道：“我承认。”

申无害笑道：“这句话如果反过来说，马兄知不知道它所代表的意义？”

马骐道：“知道。”

申无害道：“说说看！”

马骐道：“我杀不了你，你却能杀了我。”

申无害笑笑道：“而你马兄以为我不敢？”

马骐道：“我没有这种想法。”

申无害一哦道：“另有仗恃？”

马骐道：“我不得不冒险。”

申无害道：“以性命冒险？”

马骐道：“我料定你犯不着。”

申无害道：“为什么？”

马骐道：“我猜你对万应教这个组织一定充满了好奇，如今好不容易入得门来，绝不愿就这样半途而废。”

申无害道：“还有呢？”

马骐道：“要不是大烟杆子蔡火阳跟你作对，你觉得以你的一身成就，将不难在本教出人头地，而大烟杆子这方面的问题，又好解决得很。”

申无害道：“如何解决？”

马骐道：“解决的办法，你比我明白，他并没有请求本教派人保护。”

他轻轻咳了一声，又道：“说到这一点，马某人将来说不定还能相助一臂之力。”

申无害点点头，想了想，才道：“现在我就只剩下一件事不明白了。”

马骐道：“什么事？”

申无害倾身向前，低说道：“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的指使，去杀那个姓仇的，我现在就杀了你，岂不更省事得多？”

马骐动也没动一下，冷冷道：“我当然也想到你可能会这么做，如果连这一点都想不到，我就不会到这里来。”

申无害道：“你已有了布置？”

马骐道：“一个很笨的方法。”

申无害道：“听起来似乎很笨，其实却很有效。”

马骐道：“不错。”

申无害道：“我很想听听这个方法，是否真能吓得住我。”

马骐道：“本小组到目前为止，还有四名死士你不认识。”

申无害道：“对。”

马骐道：“这四个人在什么地方，你也无法知道。”

申无害道：“对。”

马骐道：“你就是知道他们每个人的行踪，你也无法断定我把东西究竟交给了谁。”

申无害道：“对。”

马骐道：“这样东西我今天如果不在天黑之前取回来，它便会很快的转到金长老手上。”

申无害道：“然后呢？”

马骐道：“然后你便可以有机会试试万应教是不是真有点力量。”

申无害道：“我不想试。”

马骐道：“那你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要不要我告诉你，那个白寡妇住在什么地方？”

申无害笑道：“最好让我先告诉你一件事。”

马骐道：“可以。”

申无害笑道：“我不得不佩服你马兄的这套手法，的确很高明，只可惜你马兄找错了对象。我现在可要请教你马兄一声：难道仅凭你马兄一句话，我就得承认我是天杀星？”

马骐道：“当然有凭据。”

申无害道：“什么凭据？”

马骐道：“你认不认识丐帮一个叫小六子的年轻弟子？”

申无害轻轻叹了口气。

马骐道：“他还活着。”

申无害又叹了口气，但心头已稍感宽松。

马骐道：“活得很好，而且我可以担保他没有受内伤。”

申无害道：“这小子，你是怎么遇上的？”

马骐道：“你教给他一套轻功，可惜你却没有告诉他，施展时应避开官道，以他那种年纪，行家不难一眼……”

申无害道：“刚才你说那个白寡妇住在什么地方？”

白寡妇屋里灯还没熄。

她在等人。

她已约好老高，因为她知道仇天成去了华阴，今晚不会回来。

老高怎么还不来呢？

老高其实早就该来了，只怪他不该听娟娟那个小妖精的怂恿，一时把持不定，在临出门之前，又多掷了那一把短命的骰子。

三颗骰子滚定，房间里登时爆起一片欢呼

“么二三！”

“么二三！”

“好！”

“好！”

“通赔，哈哈哈哈哈——”

老高的一张面孔，马上变了颜色。

海碗四周下了十来注，每一注押的都是双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老高今晚的最后一庄。

但欢笑即变成一片可怕的沉默，十几双眼睛都像钉子一样，牢牢的钉在老高脸上。

老高脸色苍白，额头上已冒出一大片发光的汗珠。因为他已无钱可赔。

他已有很久没去白寡妇那里走动，手头本来就很拮据，没想到今晚这几颗骰子又偏偏跟他作对，任他使尽各种符法，点子总是大不起来。

他原以为这最后一把，运气也许会好转，不料他奶奶的竟又是短命的么二三！

一个黑脸汉子翻着眼皮叫道：“赔呀！尽瞧，瞧个什么劲儿？你他妈的，晓不晓得老子今天已经输了多少？”

老高擦了一把汗，结结巴巴的说道：“谁说不赔？当……当然……要……要赔……要……”

黑脸汉子瞪眼道：“你是赔银子？还是赔嘴巴？点子早亮出来了，你还在等什么？等‘么二三’变‘四五六’？”

大伙儿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老高擦着汗道：“我——”

黑脸汉子道：“你怎么样？”

老高脸色由白泛红道：“我身上带的钱恐怕不够，一共几注，请大家点个数儿，我央娟娟担保，放心好了，我老高绝不会少掉你们一个子儿……”

那黑脸汉子突然奔过去，一把揪住他的衣领，破口大骂道：“我操你祖宗十八代，你他妈的，算老几，居然跟我黑头老李也想要这一套，没有银子赔，就要你的命！”

左手抓住衣领，右手一反一正，就是又脆又响的两个大耳光。

打完了，五指一紧，厉声又道：“你赔不赔？说！”

老高喘着气哀求道：“赔，赔，当然赔，都是老朋友了，这又何必？你放开手，我来想法子。”

黑头老李气咻咻的放开了手，冷笑着道：“不赔老子的注子，看你小子走不走得出这个房门！”

老高摸着发烧的脸颊，四下望了一眼道：“娟娟呢？”

娟娟已经躲到隔壁去了。

老高她不愿得罪。

老李她得罪不起。

这种场面她见得多了，她知道不会闹出什么事来，这样闹一闹，对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她只须记住一点，闹起来的时候，她最好不在场，这样闹到最后，由她出面排解时，才会显出她这个女主人的重要性。

没有这些臭男人，她吃什么？

“娟娟！”

“娟娟！”

大家帮着喊娟娟。

娟娟出现了。

老高连忙走过去，跟娟娟低低地咬着耳朵。

娟娟露出将信将疑之色道：“她真的叫你今晚去？”

老高道：“我几时骗过你？”

娟娟道：“那我们怎么说？”

老高道：“老规矩。”

娟娟道：“大一分？”

老高道：“当然。”

娟娟道：“明天一早就送来？”

老高道：“绝不误事。”

娟娟叹口气，像是受了无限委屈似的道：“你瞧，你哪一次的烂摊子，不是我娟娟替你收拾？”

白寡妇已经不愿再等下去了。

她并不一定非等老高不可。

老高如果再不来，她决定打发丫头去喊小陈。

老高二十三，小陈三十二，或是按年龄说，其实应该颠倒一下，喊作小高、老陈才对。

但是，她知道这样颠倒一下，只有使两个男人更欢喜。

她从不做男人不欢喜的事。

小陈虽然不及老高年轻，但小陈也有小陈的好处。

老高嘴甜。

小陈手勤。

虽然小陈看上去有点油滑，但比起那个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仇老头来，总叫人舒服得多。

她并不知道仇天成是干什么的。

但是，她知道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姓仇的银子多。

姓仇的银子好像永远用不完。

她无论什么时候向他伸手，他都没有拒绝过。

他付给她的，经常比她开口讨的还要多得多。他曾经很老实的说过，像他这样的年纪和长相，如果有女人真心欢喜他，他只有一个报答的方式。

所以，他替她买下房子，并且告诉她，只要她对他好一点，他样样都可以依从她。

言下之意就是说：她可以吃最好的，穿最好的，用最好的，什么都可以，就是最好别背着他偷汉子。

白寡妇心底下忍不住暗暗冷笑：我白寡妇如果能熬得住不偷汉子，我会找上你这么一号人物？

窗户上有人轻轻叩了三下。

啊，来了。

白寡妇一口吹熄油灯。

“谁？”

“我。”

“死人，你怎么到这时才来？”

“没有空啊。”

“你忙什么？”

“唉，还不是为了我爷爷的病，人参一天就要吃好几钱，弄得我是茶饭无心，东奔西走，到处张罗……”

“你为何不来找我？”

“哎呀，我的好姐姐，你叫我好意思嘛，上次拿你的，一个子儿没还，唉唉……”

“死东西，我就是讨厌你这张嘴巴，看你一双手都冻僵了，还不快点脱了衣服上床，让姐姐替你暖和暖和。”

老高很快的上了床。

床上很暖和。

两人都没有浪费时间。

可是正当云浓雨密，好事渐渐进入紧要关头之际，白寡妇突然一下子滑开了身子。

老高喘着气道：“怎么啦，你？”

白寡妇道：“你听！”

老高一凝神，马上就听到了。

冷风中遥遥传来一阵歌声。

歌声很刺耳。

就像琴弦拉在没有敷松香的琴筒上，又粗又涩，叫人听了直冒鸡皮疙瘩。

老高打了个寒噤，热情登时消失。

他抖着声音道：“老家伙回来了？”

白寡妇也慌了手脚，促声道：“是的，快穿衣服，躲在床底下去！”

老高牙齿打战道：“躲到隔壁丫头房里去怎么样？”

白寡妇道：“来不及了。”

的确来不及了，因为脚步声由远而近，这时已在门外停了下来。

仇天成今晚好像在什么地方喝了不少酒。

“凤娇，开门。”

他喊得很轻，字音也很模糊，舌头似乎已经有点不听指使。

凤娇是白寡妇的小名。

知道她这个小名的人很少，够资格喊她这个小名的人更少。

他够资格。

所以每当他以亲切声调喊着这个名字时，心头便会油然泛起一种甜甜的感觉。